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文王世子

此篇詳言教世子之法因首述文王之為世子故以名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此言文王之孝行也内豎内庭小臣在寮也末猶勿也原再也昔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毎日必三不特朝夕二朝而已方雞初鳴即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直日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必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若王季

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步不能正履以至王季復膳然後文王亦復初平時食上必親察視寒煖之節食下必問親所飲饌以知其嗜好又命膳宰勿以所食之餘再進必既諾而後退不敢急於退安也蓋由愛慕發於天性故即問安視膳之常節而行之必致其誠此所以為世子萬世法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

聞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此因文王而及武王之事也帥循也閒瘳也武王事親於文王之道率而行之而不敢有加焉當文王有疾武王常在側至於不說冠帶而養侯文王一飯然後亦一飯文王再飯然後亦再飯蓋旬有二日疾乃

寐云文王因問武王曰女有何夢矣武王對以夢天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祥也武王對以西方有九國未賓其為君王終當撫有之兆乎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謂之齡言年壽視齒也我年當百以夢言之爾當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至九十七乃終武王則九十三而終案聖人人倫之至故所行者不可以復加文王之止孝武王之達孝一也與齡之說則於理近誣不必信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此言周公教成王之事也阼阼階東階也古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故繼體臨朝謂之踐阼抗舉也昔成王年幼未能涖阼而行天子之事周公為相輔王踐阼而治天下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故舉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於法

則撻伯禽以警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即文王所以為
世子者而王所宜法也案書但言周公位冢宰正百
官不言踐阼而治也時成王已弁其非不能涖阼無
疑此與明堂位之云皆妄說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

此承上文而推言教世子及教士之法也學教也士

即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者干盾也戈鉤戟也羽翟
雉之羽籥笛屬東序夏學名周立四代之學故東序
為太學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贊助也
胥即大胥凡教世子及教士必有時焉所以定其志
專其業也春夏陽氣發動則教以干戈之武舞秋冬
陰氣凝寂則教以羽籥之文舞而皆在於東序其學
以干也則掌於小樂正而大胥贊之其學以戈也則
掌於籥師而籥師丞贊之當教舞之時胥吏擊鼓以

為南音之節則聲容備矣案南方之音和平溫厚而可以養人之性情詩所謂以雅以南是也舊注以為南夷之樂殆恐未然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申言時教之事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春夏不特教干戈而已因陽用事而更教之以其聲則春誦詩夏調弦大師必詔告於瞽宗以瞽宗乃樂之祖

也秋冬不特教羽籥而已因陰用事而更教之以其事則秋學禮有執禮之官詔告之冬讀書有典書之官詔告之禮亦在瞽宗者同於弦誦也書則在上庠者始於唐虞也陳氏祥道曰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意固可以互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

此言先王命官分教之事也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因乞善言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舞干戚即祭禮祭必用舞語說即合語之禮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辭命數謂篇章之數凡報本反始而有祭尊年尚德而有養老乞言援古陳義而有合語之禮其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復就此學舞

干戚語說命乞言者而一一授之以數然後大司成舉小樂正所詔之儀節大樂正所授之篇章皆論說之而並在於東序焉葢先王之教甚詳而有序故先之小樂正以習其儀繼之大樂正以考其數終之大司成以究其義理則自淺至深雍容詳盡所以成德而達財者在是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此言國子侍坐請問之儀也席廣三分丈之一間猶容也容三席所謂函丈也凡國子侍坐於大司成者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容三席如此則不至於不相聞亦不至於太相逼而可以致問問畢則卻就後席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者其問事時若有教而已猶未達必待其言之盡然後再問而不敢遽問以參錯之也案此即曲禮所云先生問焉終則對者凡以明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此類言釋奠之禮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但奠置於地而無迎尸食飲旅酬之節以主於行禮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凡在學者時當乎春則大師之官必釋奠於詩樂之先師至秋冬亦如之以其為道藝之宗也凡諸侯受封天子命之教而

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其行事又必薦以幣有加禮也凡釋奠者禮分隆殺而皆必合樂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耳凡大合樂之時天子既視學必遂適東序而養老又非尋常合樂之可擬矣案春官釋奠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教其重道也合樂教其崇德也養老教以致孝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此言小學論士之法也成均五帝大學之名凡論辨於郊學之中者必以賢才為重而取之斂之或以德進是其賢也或以事擧或以言揚是其才也即有曲藝欲試皆必戒之使習以待再語而考論之三事有一節可取乃進之於同等之中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而不稱士者以其藝成而下故較之升於成均以

及取爵於上尊者猶為遠之也案郊謂四郊之學待又語謂不與上語於郊同日耳非春又待秋秋又待春也成均謂俊士由司徒論定而升於國學者取爵於上尊謂鄉以賔禮升之司徒者上尊堂上之尊郊人猶在郊學遠之於俊選二士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此言立學器成而釋菜之禮也興當為釁東序與虞

庠東西相對此葢釋奠於虞庠也諸侯始立學者凡禮樂之器塗釁既畢必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然後釋菜以告用其禮以簡質為敬不用舞斯不授舞器禮畢乃退禮其賔於東序惟行一獻之禮無僎介無合語可也案胡氏銓曰僎禮其賔於東序惟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此俱與疏意不同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此言教世子必以其道也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凡三王以世子為天下之大本而端其豫教未有不以禮樂者蓋樂由中出所以治心而脩其內也禮自外作所以治身而脩其外也至於教之之久則明乎禮樂之意而交錯於中達乎禮樂之文而發形於外有分之而無可分者是故其成也但見其恱懌

而已恭敬溫文而已則禮樂之為益顧不大與真氏德秀曰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薫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釀涵暢相與無間此德之所以底於成而教之不可不豫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

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必擇其人也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四輔師保疑丞也一云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疑字

未詳朱子謂是有疑即問之意先王之教世子以禮樂為具而必以人倫為本於是立大傅少傅以養之而俟其自化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以身教故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以言教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曉喻之即一行步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一居處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所以教易喻而德易成也夫天下無事外之德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天下無身外之道保也者

謹慎世子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古記有云凡虞夏商周之教世子必有師保有疑丞以為四輔有大師大保大傅以為三公官不必備而唯在乎得人此葢謂貴得能者而使之苟非其人毋寧不備也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德德成則法立而教尊教尊則稱職而官正官正則上行下效而國治此為君者能自得師之謂也而所以教世子者可知矣真氏德秀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

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也
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
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也案周禮師氏教國子以三
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其職蓋如此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此贊美周公之善其君以起下文也于迂同仲尼嘗

曰昔者周公攝理政事踐阼而治舉世子事君親長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觀此而知世子之道事近乎迂而實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昔人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亦當為之况迂其身以善其君又其易焉者乎固宜周公優為之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此承上而極言教世子之宜慎也家國無二理是故知所以為子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為人父知所以為臣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為人君知所以事人然後能推之而可以使人昔者周公以成王方幼而不能涖阼若教之為世子則又無為子之處也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相觀而善因以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夫周公之善其君如此而况君於世子以云親親則父也以云尊尊則君也既有父之親又有君之尊然後能兼天下而有之而盡乎君父之道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明禮樂擇保傅而致其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齒讓而化以成也學之教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天下有行一事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則序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讓於學在國人之不知禮者見而疑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其知禮者從而曉之則曰此唯父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復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曰此唯君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又曰將君臨乎我

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又曰此唯長長故也夫然而衆皆知長幼之節矣所以然者世子雖貴而當其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其守乎與臣之節行此齒讓正所以尊君親親也是故教之爲父子焉教之爲君臣焉教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得而無失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國無不治矣古語曰有樂正以主其業有父師以主其成則一有元良在上而萬國因之以貞正世子道得國治之

謂也夫樂正司業即所謂大樂正授數者也父師司成即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一有太甲篇作一人朱子曰書本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耳

周公踐阼

案此篇中如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教世子句周公踐阼句鄭注皆以爲題上事蓋章段之目標列於後而誤入本文非有義指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此因言教世子而及庶子所以正公族之事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主正公族教國子者也自教世子而外更設庶子以為政於公族於凡公卿大夫士之子而皆有以教之教之孝弟以事其上睦友以善其交子愛以恤其下此所以明父子之義與長幼之序也案周道親親而莫先於正名

定分明父子之親而曰義明長幼之情而曰序則名正分定親親者自永保於弗替矣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此言公族之朝禮也司士亦司馬之屬公族之朝於公者其在於內路寢之庭則均為同姓立於西方而面內東以北為上雖臣有貴者必視昭穆之長幼以次而南論齒而不論官也若朝於路寢門外則同姓

與異姓一以官之高卑爲序而司士治之不論齒也蓋内朝親親使之知一本之戚外朝貴貴使之知分職之嚴先王所以惇叙九族者如此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言公族在宗廟之禮也宗人掌宗廟之禮百官之職事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嫡子之長者公族若在宗廟之中而助

祭則一如外朝之位論官而不論齒至廟中各有其事則宗人之典禮者授之或以爵而分不相踰或以官而職不相侵必有辨也其升堂而食餕餘及獻酢受爵諸禮則必以上嗣為之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所以親親也案特牲禮祝酌爵奠於鉶南侯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舉鉶南之奠爵於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

爵洗酌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餕所謂登餕也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令先餕者以餕為重也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與受爵亦登堂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此申言公族在內朝之禮也應在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公族之朝於內朝而必以齒其位次之上下皆庶

子治之雖有三命之貴不敢踰於諸父諸兄也鄭氏曰此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謂為別席獨坐在賔之東不在父兄行列中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言公族之喪禮也大事謂喪事其有公喪臣為君皆斬衰然升數之多寡各依本服為序而使精者在

後𦵏者在前雖公族之相為服者亦如之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得在上而為喪主葢以服為序則親疏不淆以次主人則適庶不混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言公族之燕禮也若公與同族燕食其人雖衆而初為一本無賔之之道則立異姓一人為賔而使膳

宰為主與之酬酢君則自與父兄列位以序齒族人燕食各隨世而降一等如一年中齊衰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會緦麻一會有與有不與也案此亦庶子掌之其不忍以賔禮待族人者所以篤親親之仁不敢以主人待君者所以盡尊君之義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宫下室

此言庶子從公及公行留守之事也禰當作祧國有戎事而君親出必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則使庶子守之而異姓不得與公若因朝覲會同而有出疆之政則公族之不從行與無職守者皆庶子掌之而使分守公宮如卿大夫士之適子為正室當從太子而守於大祖之廟諸父則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則守下宮下室吴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四親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

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共為都宮室宮
中之室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
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
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此言庶子所治吉凶之禮也告喪曰赴免謂袒免有
司即庶子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
承即襚也襚服所以承身者諸侯立廟高曾祖禰與

大祖而五大祖百世不遷以下則親盡遞毀如祖廟未毀則同為高祖之孫者雖未祿仕而為庶人冠婚必告於君死必赴練祥亦必告不以貴賤而忘吉凶之問也若喪服已窮而族有死喪其相為也或六世以往者宜弔而不弔五世者宜免而不免是為廢禮而有司必罰之至於賵賻承含亦必隨其親疏治以正禮焉鄭注云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案祖廟未毀冠取死喪皆告此言同四親廟

者族之相為五世免而六世以外皆弔此言同始祖

廟者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

服親哭之

此言公族制刑有法外之仁也懸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讞議刑也殺牲盛饌曰舉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無不至而猶犯焉罪固不免矣於是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之應纖剸者亦必鞫訊於甸人五刑之用惟公族無宫刑凡獄辭之成有司議於公其為死罪則曰某之罪應在大辟其為刑罪則曰某

之罪應在小辟公曰盍宥之有司執法而又曰是固在辟公又曰盍宥之有司則又曰在辟及至三宥有司不復置對走而出即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終必赦之有司對曰法已行而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為之素服食無盛饌變乎常禮一如其親疏之等而無服親哭之於異姓之廟鄭注云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葢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為吉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

以采為領縁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而不在五服之限也劉氏智曰諸侯於兄弟弔服加衰經此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經案親親之道必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何也禮有實有文不飲酒不食肉不内寢禮之實也衰麻之服禮之文也公族以罪誅猶且為之變如其倫之喪則知所絶所降者其文也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内當未之有異

也是故程子曰有罪者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有服矣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

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申言庶子所以正公族之義也公族朝於内朝以有服屬故進之於内以親之也雖有貴者以齒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異姓咸在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有德者爵乃貴所以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唯賢者能任事所以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致重於繼祖者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使服重者居前不奪人本親之恩也公

與族燕則以齒不以君之貴加於諸父諸兄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疏數視乎其屬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使神有憑依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賤讓於貴而讓道達矣案孔氏曰適子守大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方氏慤則謂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而正室又其正者今從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此申言冠婚喪禮之義而及其效也五廟之孫當祖廟未毀時雖賤至庶人冠娶與死必告必赴者以在五服之内不忘親也親未絶而遽列於庶人者爵不及於無能而賤之也若弔臨賻賵禮以敬施又所以

和睦而友愛之也古者庶子之官治則恩明誼美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化行而衆向方矣葢古之為治者自内以及外此亦家齊而后國治之意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此申言公族制刑之義也術法也與猶許也慮度也

公族之罪雖親必刑者以不敢干犯有司之正法故與百姓一體而治也刑於甸人而不於市者不許國人見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其弗弔弗為服雖親哭而必於異姓之廟者為其辱祖故遠之也猶素服居外不聽樂而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絶之理也公族獨無宮刑不忍翦絶其類也向以此為錯簡當在古者庶子之上吳氏澄謂刑殺非美事故離而言之殆非也刑賞皆忠厚之至豈為非美

事哉

天子視學大昕鼔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此言天子爲養老而先視學也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有司司教之官興舉也秩節猶言常禮當天子視學則於日之初明學中必先擊鼔以徵名學士所以警動衆聽而使早至也學士畢至

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舉釋奠之常禮於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復命於天子天子始往於養老之處蓋即大學中之東序也案天子視學有四養老與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是已天子之大學備五學之制中為成均東曰東序即東膠也西曰虞庠南曰辟雍或以為東序在郊者非是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

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此言天子養老之禮也闋終也天子至東序既釋奠於先老遂設養老之席位三老設於牖前南面禮如賓五更設於西階上東面禮如介羣老設於西階下

北面禮如衆賔天子乃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諸養老珍羞之具然後出迎三老五更及羣老於其入門遂作樂聲發歌咏以延進之俟就位於西階下天子酌醴獻之乃退是脩之以孝養也老更既受獻反升就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旅酬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其所語者明乎父子君臣長幼之大倫合乎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此皆禮之大者也登歌之後堂下以管而奏

文王象舞之曲庭中以干戚而舞武王大武之舞大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其懽忻鼓舞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於是乎正君臣之位與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矣有司以樂闋告王乃命來朝諸侯及鄉遂之吏與禮席者使反國而各養其老一如此東序之禮是天子之仁恩終將徧及於天下也案鄭注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

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據禮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此非一人明矣語談說也鄉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養老之禮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饗酒正犒人樂正筵師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以事也於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為君三公六卿之為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終之以仁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

於朝州里䡖於邑是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申言養老之義而見其備衆德也自虞夏商周以來皆有養老之禮是故後聖之記序其事也本諸孝弟而慮之以大省具而愛之以敬親迎而行之以禮

獻薦而脩之以孝養合語而紀之以義推恩而終之以仁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無不備也夫終之仁而本於始之大如此則古君子之舉大事既必慎其終始而衆人又安得不曉喻乎孝弟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即養老於學而必慎其終始之謂乎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

則內竪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竪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竪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此引世子之記以結篇首之意也親齊元而養謂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元端服也古世子之記曰世子

事親之禮必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竪曰今日之安否何如必内竪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或有不安其常節内竪以告世子則世子色憂不復能備飾其儀觀之美至内竪言已復初世子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親視寒煖之節食畢而徹問親所膳之品味於庶羞必知所進以命於膳宰而後退若内竪言疾則親自齊戒著元冠緇布而致其養於膳宰所上之食必敬視之疾所服之藥必親嘗之

親嘗餕而多則世子亦能食若嘗餕少則世子亦不能飽必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皆以親心為心也方氏慤曰文武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制行不制以已故録此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焉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禮運

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胡氏曰禮運是子游作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此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祭而明其意也蜡謂於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賓則異姓之臣助祭者也觀謂門闕縣國典於上以示人者昔孔子仕魯與於蜡祭之賓祭事既畢因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以嘆夫魯也時子游在側問曰君子何嘆孔子曰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今雖未之

及見也而嘗有志焉案有志如云吾其為東周乎鄭氏謂識古文未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此言五帝時之事也天下為公謂官天下如堯授舜舜授禹也外戸者扉從外闔也大同天下如一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不以私其子孫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推以及人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者皆有所養男各安於所業之分女各歸於良奥之家以貨之弃於地為可惡也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以力之不出於身為可惡也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

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絶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之謂大同之世而日由於禮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所養者蓋民足固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此言三代之英之事也天下為家謂家天下如禹傳子也父子為世兄弟為及刑猶法也令自三代以後大道既隱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復傳賢故下之人亦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藏貨出力皆以為己大人之

傳位以世及為禮以城郭溝池之守為固且凡事必本禮義以為紀如君臣之正父子之篤兄弟之睦夫婦之和以至於制度之設田里之立勇知之賢為己之功皆莫有外於禮義者是故姦謀由此而作兵爭由此而起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為三代之英選者正以六君子之莫不謹於禮也故禮以制事則著其義禮以防欺則考其信禮以詰姦則著有過禮以立愛則刑仁禮以訓恭則講讓而皆有以示民之

常法如有不由此者雖居尊位亦必廢之而衆以為殃民此見興廢全繫於禮是謂小康之時非復大同之世矣案家語無禮義以為紀至兵由此起亦無以著其義至是謂小康有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四句義理甚優此記似以禮於忠信為薄恐是漢人傅會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此言禮之所繫者重也殽效也言偃復問曰子所言者固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先王之制禮也上以承天之道而下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非獨興廢所由也鄘風相鼠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以承天之

道則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以治人之情則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人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乃可得而正也案此節子游承上發問子因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言天地而又言鬼神則所謂造化之迹是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此言聖人之言禮必有所考據也鄭氏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古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禮莫備於昭代而實監於夏殷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而禮之所由起

者可推也案聖人之於禮也有述古之誠而又有心通之智鄭氏謂是觀於二書之意所見髙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言古初養生送死之禮也捭擘也汙掘地為汙坎也抔手掬也蕢桴蓋以草為桴也皋引聲之詞某謂

死者腥生稻米也苴包也原夫禮之初蓋始諸飲食古無釜甑也則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無尊罍革木也則鑿地為尊以手掬飲取蕢為桴築土為鼓其簡陋也如此然非但可以事生而已有可致其誠敬於鬼神者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其名曰皋某復如是不生然後取生稻米為含飯而裹孰肉為遣奠也故始也望天而招而繼也藏於地以體魄之降於下而知氣之升於上也故死者則之幽而北首生

者則向明而南鄉此皆從古初之制也案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則是蕢桴土鼓蓋為樂之始矣古初之時儀文未備而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默契而無間者固非後世之所能易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此言法制至後聖而備也營窟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橧巢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毛者謂去毛不盡而并食之范字當從竹韻注云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治治也合土者合坏墼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鑊曰亨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治湅染之類也昔先王之世未有宮室民無以居故冬避寒則營窟以土處夏避暑則橧巢以木處

未有火化故食草木之實與鳥獸之肉并飲其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故取鳥之羽獸之皮以為衣而蔽其體迨至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前民用蓋得火以範金合土而為臺榭宮室牖戶則可代巢穴而居矣炮燔亨炙而為醴酪則可代毛血而食矣治其麻絲而為布帛則可代羽皮而衣矣於是乎明可以養生送死幽可以事鬼神上帝皆從乎脩其利者之朔也陳氏祥道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

朔吳氏澄曰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也故言後

聖可從之禮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

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元酒即水周

禮有五齊醴即醴齊酒一宿而成者醆即盎齊酒成

而白色者粢當作齊粢醍即醍齊酒成而赤色者澄酒即沈齊酒成而滓沈者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祝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上神謂天神祭祀之物今昔不同而陳設各有其序故元酒則在室内近北醴醆則在室之稍南近戸粢醍則在於堂澄酒則在於下蓋重古而略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為序也至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各備其器也樂中之琴瑟則在

堂上管磬鐘鼓則在堂下各列其等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各脩其職也禮物既備於以降天神及先祖則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事尸明子事父之道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睦兄弟也獻與餕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東房夫婦有所也行禮如此則鬼神莫不歆享是以能承受上天之福祐也周氏諝曰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矣然必待正君臣

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
祜者尤以人事為重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
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羮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此禮之大成也

此言祭禮之大成也祝號周禮有六神號鬼號祇號

牲號齊號幣號是也腥生肉殽骨體越席蒲席也冪

覆也澣帛湅染之帛也簠内圓外方簋外圓内方籩

竹器豆木器鉶似鼎而小祥善也祭祀之禮有合古

今而始備者凡鬼神牲玉皆造為美號之辭而祝史

稱之每祭必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血毛於殺牲之

時又以生肉載於俎而進於尸前骨體既鮮則以湯

爓而孰之席用蒲屬冪用疏布祭服用湅染之帛朝

踐薦腥時用醴饋食薦孰時用醆主人獻尸賔長以

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君與夫人交錯而獻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䰟魄而求契合於冥漠也然後退取燗肉及尸俎所不載之左體而合亨之於犬豕牛羊體别其骨之貴賤而為祭末燕饗之衆俎以稻粱實簠黍稷實簋水土之品實籩豆五味之和實鉶鼎祝以孝告尸主嘏以慈告子孫是之謂大祥而盡善此所以有本有文而為禮之大成也案鄭注血毛以上所以法於大古孰其殽以下所以法於中古退

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物此蓋錯舉而備言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此言周禮以魯僭而衰也厲王名胡幽王名宮涅傷猶壞也孔子因言偃之問而自明其嘆魯之意曰嗚呼哀哉我觀周家文武之道實由於幽厲而傷之今

周禮在魯吾舍魯將安往矣然魯之有郊禘則非禮也是周公之道蓋因子孫之僭而衰矣杞之郊也以為禹也宋之郊也以為契也二國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天子之事守也在禮唯天子祭天地諸侯但祭社稷而已魯非杞宋之比若之何郊與禘也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據此

則郊廟之禮魯嘗請之周周不許而自用之也觀於周公閱辭備物之享甯俞譏湛露彤弓而魯人曾無一言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知魯僭蓋起於東遷之初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

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此歷言失禮之獘也陳注大假之假當作嘏冕祭服弁朝服齒齊列也始則祝以主人之辭告於神終則嘏以神之辭告於主惟不敢易其常道古制是謂大假而神必福之若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及知非禮也是謂幽暗之國醆為夏爵斝為殷爵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之獻尸尸亦得以之酢君其

餘諸侯不用時王之器而用此以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上之君冕弁為廟朝之尊服兵革為國家之武衛藏於私家而肆其强横非禮也是謂脅制之君大夫而官事不攝祭器不假及祭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紊亂之國凡仕於諸侯者對君而言則曰臣仕於卿大夫之家者對主而言則曰僕居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年君不之使其以衰裳赴朝或與家僕雜居齊列皆非禮也是謂君與臣無別而共有此國

案孔疏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造而不具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吳氏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喪與昏之不役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

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此亦言失禮之獘也采謂采地子孫通謂支子孫禮籍若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賔客之禮籍是也天子有畿内之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皆得以處其子孫而等級分明此先王之制度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諸侯以此敬天子而天子亦不敢慢其先人者禮也使不以大史掌禮之籍而入或言動有違則是天子而壞法亂紀矣諸侯之於臣有問疾弔喪以

厚之者禮也非此而入諸臣之家則是輕舉妄動君臣相為戲謔而已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此言禮失而及於政也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

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禮也者君所操持之大柄也所以別近似之嫌明幾兆之微儐接鬼神考正制度辨別仁義此政所由治而君所恃以安其位也若失此禮則政不正而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為君者峻法以繩下為民者輕犯而無恥斯刑肅俗敝而法失其常法失其常則禮失其列禮失其列此士職所以不事也刑肅而俗敝此民心所以不歸也是謂疵病之國蓋禮者政之本

政者禮之用而刑以輔之其得失未有不相因者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藏猶安也命出政之命令也政不正則君危故政者乃君之所以藏身者也是故夫政必推本於天而效之以降命凡君命之所

至一如天命之所至命降於社而法其髙下使尊卑有序是之謂效地之政也降於祖廟而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之謂仁義之政也降於山川而因其材物利其器用是之謂興作之政也降於五祀而門行有守内外有職是之謂制度之政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之用禮如此此所以民懐其徳而有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推言為政之本也參者竝立而為三也政必本於君身故聖人所以參於天地竝於鬼神者凡以治政也蓋天地鬼神之為體者聖人之心之所存天地鬼神之為用者聖人之心之所樂處其所存則居之安而即禮之所為序也玩其所樂則資之深而即民之

所由治也故天運四時地産百貨人則父生而師教之此四者惟君能以正用之故君當先立於無過之地也案處其所存四句與易言居安樂玩相似皆指聖人所自得而言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此言為政之大體也所明謂本諸身明人謂求諸人也惟君為出治之本故君者自昭明德非明人者也養以天下非養人者也莫非王臣非事人者也若君而明人則本不立而有過養人則不給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即以自治也養君即以自安也事君即以自顯也惟禮教通達於下而分遂一定而不踰故人皆愛守義而死患不義而生也案鄭氏讀下則字

為明陳氏讀上明字為則書云明哲實作則如字義自可通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此言用人與死難之道也去猶棄也變讀作辨辨猶正也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如知者能謀而多詐故用人之知則去其詐勇者能斷而多怒故用人之勇則去其怒仁者能施而多愛故用人之仁

則去其貪至於國有患難君為社稷而死者義之宜也大夫為君之宗廟而死者道之正也案用人者貴乎通而守死則要於至正又人君能用人則知者勇者仁者皆為之效死矣蓋與禮達分定之意相足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此言聖人之深明乎人情而見治天下之必以禮也耐音能辟開也聖人之為治也天下雖大而能以為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之人雖衆而能以為一人如手足腹心然此非以私意測度之也蓋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有以知其情更開闢義路而

使之由明達其利與害而使之趨使之避然後能合而為一家為一人也何謂人情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乃人所弗學而能也何謂人義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乃人所共由之道也講信脩睦而足以和義乃人之所同利因爭奪而至於相殺乃人之所同患也故聖人而欲有以治人之七情脩其十義使之講信脩睦尚慈讓而去爭奪未有能外於禮者若舍禮則將何以治之

哉案蔣氏曰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禮之為用也大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四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五

禮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言窮欲惡之情必由於禮也凡人莫不有欲而飲食男女則大欲存焉莫不有惡而死亡貧苦則大惡

存焉故人雖有七情而欲惡者乃心之大端也人既各藏其心而不可以測度則是美惡皆在其心而未嘗遽見於色也將欲一一窮而察之非禮其將何以哉蓋禮以治人情而即以是窮之禮器云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夫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所以為禮之德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此言人有所禀以生將以明制作之有本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指凝成而言也人之所以為人有非苟然而已者其原於一理則為天地之德理行於氣則或變或合而為陰陽之交或屈或伸而為鬼神之會至於形生神發則皆五行之氣之秀者為之此實理所以全具而獨為萬物之靈也案德即性也天地之德即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莫著於魂魄矣萬物皆生於五行之氣

而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得其秀而最靈故也周子
太極圖說蓋本於此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言天地所以生物之本也竅孔也播分布也欲明
乎人生之貴當先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本所以生物
者何陰陽而已矣是故天為陽氣所積而位乎上其
成象於天則垂而為日星者是地為陰氣所積而位

乎下其成形於地則竅而為山川者是夫日星之光下垂則天交於地山川之竅上通則地交於天由是陽變陰合而生五行則五行一陰陽也播五行之氣於四時則四時亦一陰陽也以其分而言則土無專氣而以木火為陽金水為陰可也以水木為陽火金為陰亦可也以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可也以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可也陰陽調和而後月於是乎生焉則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而萬物之胎產應之

矣是故月也者兼隂陽而處乎天地之間者也自朔之後而生明以漸至於望則三五而盈以受陽之施也自望之後而生魄以漸至於晦則三五而闕以毓隂之孕也從父而舒光歸母而生霸故凡物之生以月為節也案日月星皆繫於天而此乃先言日星而後言月者蓋日星則純乎陽也山川則純乎隂也月輪處乎九重天之下而於地為最近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乃其所專職以上交於天者而二氣絪緼

矣故記以月為天地之和而堯典命羲和亦先言日星而後言月洪範既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又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三十日為一月而月主月也月遠日則光滿近日則光微陰陽消息之幾於是為著納甲之法以明魄分陰陽其亦有見於此與舊注謂生生明也不及生魄似於義為偏又下文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亦列月於日星之後而論者皆未之及今故參書義而訂之

如此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此承上言五行之運也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始也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唯土無不在而此盛則彼衰是迭相竭也五行播於四時時各三月而成十二月其氣更互環生是還相為本也案五行之運終則有始分固一定而不移命實流行而不已蓋天地陰陽之所以生萬物者固如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也

此以樂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宫商角徵羽為五聲黄鍾子太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為六律合大吕丑應鍾亥南吕酉林鍾未中吕巳夾鍾卯之六吕為十二管管以竹為之即十二月之管也其序則黄鍾一林鍾二太蔟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吕十二宫者君主之義十二管皆可為宫也先王作樂播

之以五聲宣之以六律而候之以十二管始於黄鍾終於中吕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隔八相生當其為宫則五聲皆備如黄鍾為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洗為角若林鍾為宫則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吕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餘竝倣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還相為宫也朱子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宫前一位以為變宫五聲之正

至此而窮又自變宫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来法皆如此云又曰黄鍾惟本宫用正律若他律為宫則黄鍾之為徵商羽角二變者但用變律漢志謂黄鍾至尊不為役也方氏慤曰律左旋而生吕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吕右轉而生律則為異

位所以象子母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此以味與色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酸苦辛鹹甘為五味加滑為六和是為十二月之食青赤黄白黒為五色并天元為六章是為十二月之衣質猶主也家語下相為質作相為主更以味言之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餘味皆用又加滑甘成六和而

為十二食但以時之所宜還相為質也更以色言之如春衣青夏衣赤秋衣白冬衣黒餘色皆用又并天元成六章而為十二衣但以其時之象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

此結上文而言人生之獨異也端謂端緒猶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生也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為仁義禮智之性是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

氣凝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是即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食之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别之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被之以章其身乃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案上言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此又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者德具於心而氣必有所從始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承上而言聖人所以立極也量分限也藝極考成也奥猶主也聖人之制為禮法也必以天地為本原以陰陽為端緒以四時為權柄以日星為紀綱月以

為程量鬼神以為徒侶五行以為本質禮義以為器用人情以為田功四靈以為畜養夫萬物生於天地以天地為本故物可統而舉也陽為德陰為刑以陰陽為端故情可推而見也因時起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而趨也日星有次舍以為紀故事可列而序也月有盈闕以為量故功有藝而不敢過不敢不及也鬼神為造化之用而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實與政事相依以為徒故事可據而守也五行之運終

始相循以為質故事可往而復也器利則事成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能治人者人必歸之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德盛化神萬物咸若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案天地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别耳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

故人情不失

此申言四靈為畜也淰驚散之貌猶驚飛也狘驚走也何謂四靈若麟性之仁厚鳳之知治亂龜之兆吉凶龍之能變化則所謂四靈是已唯龍以為畜故魚鮪不至於驚散鳳以為畜故鳥不至於驚飛麟以為畜故獸不至於驚走龜以為畜故疑可取決而不失乎人情之正也案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龜乃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前知之物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言聖人所以制為祭禮之意也御猶治也先王措天下於治安如此而猶不敢自任也故秉蓍龜以定其期陳列祭祀之所宜行以盡其敬瘞埋繒帛以備其物宣揚祝嘏辭說以致其情設委曲之制度以脩其文是故國有典禮則百官各有所治百事各有所司而凡所行禮皆有次第也案設制度以上專言祭

禮下則自國有禮而遞推之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此言達禮之事也宗宗人祝大祝也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也卜大卜筮筮人瞽侑樂官侑食者惟禮達而

分乃定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而一於祭祀焉致之故祭帝於郊所以尊之而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親之而列地利也祖廟所以致孝而本仁也山川所以致敬而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明制度而本事也故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或審災祥或辨聲樂而皆在於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真氏德秀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

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君心至正而禮之達於下也有原矣案南北郊分合之義論者不一或據此文以為方澤即國中之社蓋地統於天故尊天而親地汪氏克寛云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屈尊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而言禮行之效也禮所以治神人和上下故禮行於郊而天心協應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地無遺利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父子以定孝慈服習焉禮行於五祀而等威以辨率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此言禮之本於造化也官主也當天地未分渾淪之

元氣函三為一是曰太乙聖人之制夫禮實本於此由是分為天地而有高卑轉為陰陽而有動静變為四時而有舒斂列為鬼神而有屈伸聖人本此以降命者皆主於法天而非人之所為也案禮本大一猶云易有太極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禮之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協合也藝猶才也夫禮必本於天此秩序之原也動而之地而有所效法列而之事而有所兼及變而從時而有所推行合乎分藝而有所宜稱所謂官於天者如此至於其居人也則曰養禮以養人為本也其行之則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周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禮之達於下也備矣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是故物有節文非特養人之欲而已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此言禮義為治身之要也竇孔穴之通出入者禮為義之用義為禮之體二者至切於人乃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内而治心外而脩身以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明而養生送死幽而祭祀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乎天道順乎人情以為出入必由之大竇也故禮之不可以已也唯聖人為能知之故壞國喪家亡人未有不先去其禮者故禮之於人人待之以成德猶酒之以蘖而成味也君子則以厚小人則以薄禮豈有厚薄哉人自為之爾案此言順人情猶孟子言以利為本自此至終篇皆發此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

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此言禮以人情為主而喻之於治田也脩者講明之意播者散布發越之謂人情易流而難制故聖王所務為講明者必以義為所操之柄以禮為所行之序而後人情可得而治矣蓋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而聖王之治之也無不至是故以禮為防範而脩之猶治田者之始於耕也以義為裁制而舉而措之猶之

隨乎土宜而種以嘉穀也講學明理以去其非猶之養苗而務去草也知既髙明而踐履篤實則本於心德之仁以聚之猶穀之熟而後穫也由是以造於從容之域則播於樂之自然者以安之此則猶食而無不饜飫也案鄭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人情以為田亦異夫率法而强之者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此承上而言禮義仁之相須也藝以事言仁以心言
講明也禮也者必權衡於義而制之既定則確然而
有常是義之實也苟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所未有
之禮固可以度於義而創為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故
在外之藝以義為分限在内之仁以義為品節果能
合於藝之分明於仁之節則義之道得而人望而畏
之是得之者强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化而裁之推

而行之乃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其道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蓋性之發為仁斂為義而禮則進反於仁義之間故於此合而言之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是申喻以明前意也禮者先王治國之具猶耜為農夫治田之具治國而不以禮則是無耜而耕也禮必因時而制宜田則既墾而播種為禮而不本於義是猶耕而弗種也義必以學而辨其是非種必以耘而去其稂莠為義而不講之以學是猶種而弗耨也學之勤則理可聚耨之勤則穀可登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是猶耨而弗穫也樂所以樂而安其心食所以養而享其利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是猶穫

而弗食也案前言陳義而此言本者方氏慤謂凡種皆所以立本前言本仁而此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

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因治人情而極言禮教之效也肥者充盛之意樂之入人期於和順食之養人期於肥體安之以樂而不能達於至順是猶食而弗肥也顧肥則有所致矣如四體順正而膚革充盈乃人一身之肥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洽乃一家之肥也大臣有持循而奉守法小臣有分辨而著其廉官職以次而相序君臣以義而相正乃

一國之肥也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朝聘時而以禮相與大夫靖共而以法相序士忠順而以信相考百姓淳樸而以睦相守乃天下之肥也夫是之謂大順而由是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有莫知所以然者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案篇首言禮以治人之情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至是乃詳言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

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極言大順之理也苑藴滯之意人君以大順治天下故天下之事雖大積焉而推行有漸不至於苑滯竝行而彼此各得不至於錯繆細行而曲折皆當不至於有失深遠而能通茂密而仍有間連而得其分者不相及也動而協其宜者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而無患也案易言危者安其

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逺矣而對舉言之此警戒之深意也夫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此言行順以致太平之事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所謂明於順者原非苟狥乎人而必本於禮以為治故

禮之不同也當殺者不可豐當豐者不可殺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此乃聖王之所以為順也是故因地之宜則不使居山者居川不使居渚者居中原而不致有更徙之困因天之候則於民所需之水火金木與夫飲食而用必以時因人之情則於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祿必當其德凡用民力而無有不順者由是感名天和國不生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則禮之所以為

治也至矣案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聖人以禮治天下其效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蓋夫子之極言禮也有如此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此極言大順之效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

器如銀甕丹甑之屬車謂山車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馬圖龍馬負圖也椒與藪同惟大順之世嘉祥協應故以天之高而不愛其道以地之厚而不愛其寳以人之多欲而不愛其情天降如膏之露地出如醴之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在於郊之椒龜龍在於宫之沼其餘鳥獸之卵胎以無猶狘之患皆可俯首而闚也此豈有他故哉惟先王能脩禮於上以達義於下體實理於身以達和順於人故天地無

心而嘉祥顯著此大順之實迹昭然可見者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五